

●李惠珍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论

ABSTRACT Since the study in the basic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is a kind of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not do utilitarian researches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nd the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library activities of a multilevel integrated unity. 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s. Library activities.

CLASS NUMBER G250

1 对图书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点反思——新论缘起

在变革的年代,一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引致学术文化的浮躁。诚然,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1]王国维也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受急功近利价值观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也显得浮躁,不能完全独立于科学之林。尤其明显的是特别强调图书馆学理论要联系实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对一些理性抽象程度较高的论著往往斥之为“玄学”。故此,我国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一直相当薄弱,除了80年代中期的大发展以外,正如1995年范并思所言:“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图书馆学是不再处于学科‘基础’或学科中心位置。”^[3]

实际上,理论图书馆学研究是对图书馆活动领域的有关名词、术语、概念、范畴、原则、原理、本质规律、学术范式、学术模式等等,进行理论探索,是对图书馆学经验知识的概括总结升华和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理性抽象。因此有人说:“搞实用图书馆学的抱怨从事理论图书馆学的‘玄’,不理解科学理论抽象的作用和价值,这种抽象永远具有‘玄’的特征,……这种抽象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舍此就不存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4]然而,不管实用图书馆学如何发达,图书馆活动如何现代化,如果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图书馆学还是基础不牢,无法自立于科学体系之林。而正是由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缓慢,致使图书馆学仍处于前科学与常规科学之间。吴慰慈先生说:“库恩的理论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图书馆学发展到今天,也仍然处于前科学状态。整个学科尚未进入常态科学的阶段,没有形成一套模式——为图书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关于图书馆学性质的争论,也仍然属于前科学时期的争论,各种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参考性。当然,在这样的争论之中也会同时孕育着一种能够

将图书馆学推向常态科学的理论。”^[5]吴先生所说的应包括图书馆学整个基础理论的各种争论,包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百家争鸣,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都孕育着能将图书馆学推向常态的理论。故此,在今天仍然要提倡抽象的基础理论,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在内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图书馆学早日成为常态科学。

2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回顾分析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运动形式,或是某一特定领域,它是一门学科认识的客体和认识前提。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着学科的性质,也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内容——学科内容往往由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形态、性质、规律的描述和揭示,一门学科的系统建立在对其研究对象认识的基础上。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由于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同时,由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身在不断变化,人们处在研究对象发展的阶段不同,认识的层次、深广度往往也就不同。正是由于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发展,构成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

1807年,德国巴伐利亚宫廷图书馆M. W. 施莱廷格(M. W. Schrettinger, 1772~1851)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图书馆学”这个名词。国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历经实用技术派到理性观念派。国际上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实用技术派,发端于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历经艾伯特的“整理与管理说”,形成于爱德华兹和杜威的“图书馆管理学”。国外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性观念派”,发端于巴特勒的“图书与读

者”说,形成于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发展为卡尔施泰特的“知识社会学”、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扩充为米哈依洛夫、奥尔、椎名六郎的“交流说”。

我国有严密科学意义的图书馆学体系,是近代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后开始的。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要素说”,发展为60年代的“矛盾说”、70年代末的“规律说”,形成80年代“交流说”、“知识说”、“整体综合说”等多种观点共存的局面^[6]。

国内种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发展,反映着人们的认识逐步由经验阶段向理论阶段的转化和深入。上述国内六种代表性观点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由经验阶段向理论阶段转化中的认识成果,前面的认识为后面的认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要素说”是“矛盾说”的基础,“规律说”是“矛盾说”的发展,“交流说”是“规律说”的延伸,“知识说”企图综合上述各说,“实体综合层次说”则是对上述各说的全面综合和整体抽象概括。

事实上,作为实体的图书馆是有不同种类层级的;整体文献资源布局也有不同的地区层级,具体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有不同等级层次结构;文献资源的整序加工有不同层次;读者用户也是有不同水平职称职务层级的;图书馆的服务既有以一次整本文献为主的借阅型服务层次,也有以二次文献为主的参考型服务层次,还有以三次文献为主的信息交流与信息研究服务层次;图书馆活动的职能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因而以它作为研究对象认识的反映也就具有不同的层次。故此可以认为,“实体综合层次说”综合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系统地思考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的各个侧面,是较为正确的思路。

诚然,以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

作作为综合的整体概念,表述还嫌不够准确完整。而以图书馆事业组成要素,图书馆特殊矛盾,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的规律,图书馆的知识(或情报)传递交流,各自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则还处于单层次的认识。故此,我认为应该进一步考察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进程,系统探讨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的各个方面,分析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全面准确地、综合多层次地认识,才能正确认识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

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馆正面对着新的信息环境。虚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正在形成发展,电子信息网络下的图书馆资源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馆读者用户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方式方法和习惯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馆的业务也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用图书馆作为多层次综合整体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能概括和解释这些新的发展变化。其实,图书馆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运动形式;它也难以概括图书馆事业及其要素、图书馆特殊矛盾、规律、知识情报传递交流等,而这些只有图书馆活动才能概括。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呢?

3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层次综合整体的图书馆活动

马克思对科学研究的统一思维方法做了系统的表述,认为思维进程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这是说,科学研究应从反映事物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开始,把整体分析为部分,逐一进行分析,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进而是抽象的规定上综合,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的统一的生动的丰富的具体”,即从抽象各方综合上升为整体具体。

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是由许多层次构成的。客观事物是多层次的,人类的实践活动

如前述的图书馆活动也是多层次的。而根据认知心理学,人类的思维也有动作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等不同的层次——即是说,人类的主观认识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因此作为实践经验材料思维加工产物的理论学科同样是多层次的。故而,我们必须把科学研究对象看成是多层次综合整体,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科学研究对象,去揭示其多层次综合整体体系,才能使我们克服片面性、单层次认识的局限性。

我们认识图书馆的研究对象也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整体体系,它必须以客观实体对象领域为认识背景和认识源泉,认识它的感性具体层次即实践领域要素层次,经过科学抽象概念层次,达到思维具体概念层次,这就是多层次综合整体研究对象领域,这个研究对象领域就是图书馆活动。换句话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多层次综合整体的图书馆活动。

3.1 图书馆活动——具体客体领域

图书馆领域的一切活动统称为图书馆活动,它是一种完整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个整体概念体系。

图书馆活动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实践的整体领域,不是某一个别的、具体的、微观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作为一个整体的图书馆活动,包括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活动、管理活动、图书馆工作各项业务与管理活动、图书馆教育与科学研究活动等。

3.2 图书馆活动是一个多层次要素的整体体系

作为实践领域的图书馆活动,由多层次要素所构成,它有其精神因素、物质因素、组织管理因素等多层次要素。图书馆活动由如下要素所组成:文献资源要素,经费要素,馆舍设备要素,人员要素,工作方法技术要素,读者用户要素,信息要素,组织管理机构要素,科学管理功能要素等。各要素又各有其次

级、更次级层次结构,从而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体系——图书馆活动。

3.3 图书馆活动的本质

科学认识的目的在于揭示认识对象的本质,用以指导实践。图书馆学研究也必须揭示认识对象——图书馆活动的本质。

图书馆活动就是评价选择收集文献——知识信息载体,并对其整理加工——分类编目技术加工,建设藏书体系和目录体系——这就是整序控制,然后输出以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交流。抽象去其外形,其实质就是知识信息的收集、整序控制、提供交流。故其本质是信息整序交流。

3.4 图书馆活动内外矛盾关系——图书馆资源集聚开发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

图书馆活动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图书馆活动的外部矛盾关系,图书馆活动产生发展、社会化的历史就是不断集聚开发图书馆资源以满足社会对图书馆资源需要,以解决它们之间矛盾的历史进程。

图书馆活动的内部矛盾就是图书馆活动内部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矛盾,究其实质,还是不断集聚开发图书馆资源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图书馆的藏书工作是建设与集聚开发图书馆资源去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工作,读者服务工作是开发图书馆资源以提供读者利用的服务工作。图书馆事业建设、管理活动、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活动也是要充分集聚开发图书馆资源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活动。所以,图书馆活动、原理方法,也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原理和方式方法。

3.5 图书馆活动的规律

图书馆活动的规律,究其实质是图书馆活动基本矛盾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它决定着图书馆活动的各种内外矛盾、各个侧面、各个环节、各个要素,推动着图书馆活动的发展变化、社会化。图书馆活动的规律就是集聚开发图书馆资源,充分满足社会对图书馆资源的需要^[8]。

3.6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层次的综合整体体系的图书馆活动。它的层次体系是:

(1)客观具体层次——图书馆活动领域:各民族、各时代共同领域,其要素层次包括:文献资源、经费、馆舍与设备、人员、工作方法技术、读者、信息、组织管理机构、科学管理功能等要素。

(2)科学抽象层次——本质、矛盾关系、规律。

图书馆活动本质——知识信息整序交流。

图书馆活动基本矛盾关系——图书馆资源开发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

图书馆活动规律——开发图书馆资源,充分满足社会对图书馆资源的需要。

(3)思维具体层次——由多层次要素构成,揭示其本质、内外基本矛盾关系、规律、活动原理与方法的图书馆活动概念体系。

综上所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层次要素结构的实践领域、揭示本质、基本矛盾关系、规律、原理和方法的各民族、各时代的图书馆活动。它是客观具体经过科学抽象又上升到思维具体的实践活动领域与理性具体概念的多层次综合整体。

1980年笔者曾撰写一文表述自己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9]。现再写此文,是为新论,以求教于同行。

参考文献

- 1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0
-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7
- 3 范并思.告别杭州会议时代.图书馆,1995(4)
- 4 韩继章.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话.图书馆,1996(1)
- 5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1~22
- 6 李惠珍.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研(下转第81页)

一切均已消失,一个新事物出现,也不是说就不会有旧事物仍保留着。在现代图书馆出现以后,因为社会对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近代图书馆仍有需要,近代图书馆也仍然会保留和存在下去的。甚至可以说,古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的两种功能,即保存文献的档案功能和提供文献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装置承担(如现代图书馆),古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将长期地存在,但我们不应当忽略现代图书馆正向我们逼近的现实。

哲学家张世英最近在一篇文章说:“人们为什么老是盯着一点在场的东西,而不放眼注意一下周围不在场东西?为什么总要认为只存在着存在?而不存在着不存在?或者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更有哲学高度的话来说:‘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而没有无?’”张世英教授说:“提这些不仅可以看作是哲学思考的开端,而且严格讲来,也可以看作是人脱离动物的开端。”^[2]

这段话值得我们图书馆界同仁特别是理论界同仁注意思考。我们确实应该不仅看到我们图书馆的现状,看到在场的东西,还需要看到不在场的东西。不仅要有现实存在的观念,而且要有“无”(不在场的东西不等于“无”,而“无”也不是真正字面上的“无”)的想法,何况新的现代图书馆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国外关于电子图书馆的议论、报导早已不是新闻),而我们如果仍然囿于近代图书馆的观念,想用近代图书馆的一套运作模式去解决现代图书馆的问题,必然会南辕北辙,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产业发展过程中,前些年涌现出一个开发了几乎独占世界市场的DOS系统,后来又开发出誉满全球的Windows的微软公司。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向著名的IBM公司挑战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奥拉克尔公司,它的首脑埃利森公开声称,他要向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挑战,其措施或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命名为“亚历山大”的世界图书馆。埃利森说,他要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有的图书、报纸、刊物、影像、视听资料存储在他的多媒体数据库中,提供人们利用。他的目标是通过这一图书馆改变人类知识积累和存储的方式,使这一设施成为全球的商业信息中心和学习中心。

一个企业家都能提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和“无”的问题,我们从事图书馆专业工作的人能不感到现代图书馆呼之欲出的逼近吗?能不去研究迎接它的对策吗?

参考文献

- 1 袁正光. 信息富裕时代来临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数字信息革命. 中国科技信息, 1995(1)
- 2 张世英. 超越在场的东西. 江海学刊, 1996(4)

张德芳 原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邮编: 610017.

钟昌式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 通讯地址: 成都, 四川省文化厅. 邮编: 610015.

(来稿时间: 1997. 1. 27. 编发者: 刘喜申)

(上接第 89 页)

- 究综述.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6(5)
- 7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导言. 见: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103
- 8 李惠珍. 图书馆工作规律再探. 广东图书馆学刊, 1987(3)

- 9 李惠珍. 图书馆学及其研究对象.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80(2)

李惠珍 女,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广州, 邮编 510631.

(来稿时间: 1997. 01. 13. 编发者: 刘喜申)